

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被类比成当代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但她的大获成功显示——

用传统写作方式处理网生代的细节,仍然奏效

■本报记者 柳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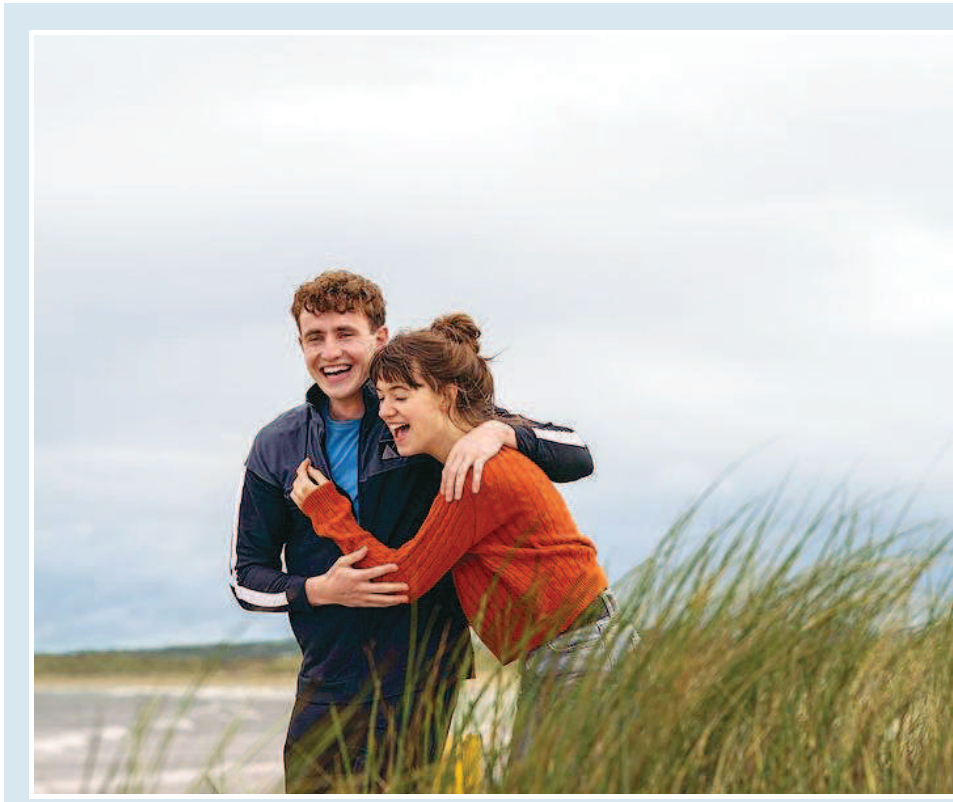
论文学社交圈的认可度,爱尔兰姑娘萨利·鲁尼被类比成当代的菲茨杰拉德和塞林格,是有道理的。她在2017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翌年,她的第二本长篇《普通人》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即将播出的BBC版12集电视剧“忠实地、逐页地”改编了原作。要知道,上一次让BBC翻拍时“逐页改编”的小说是伊夫林·沃的《故园风雨后》。

英国《卫报》的书评专栏作者说,把刚出道的作家比作菲茨杰拉德或塞林格,有点不吉利,想想菲茨杰拉德盛年沉沦于名利场,去好莱坞之后被不断打击,短暂的一生受困于酒精和挫败;塞林格早早地自绝于文学圈,深居简出,如果没有他儿子,我们将永远读不到他后半生面向内心的文字。给声名鹊起的年轻人贴上“当代菲茨杰拉德”或“女版塞林格”的标签,简直是诅咒。但市场需要,“迷惘的一代”酗酒、垮掉的一代嗑药,鲁尼的千禧一代沉迷于App和聊天软件,社交网络是这代人的酒精和大麻,诸如此类的口号很有助销量。

青春写作,被铭记与被遗忘的

鲁尼是个聪明冷静的姑娘,她在接受英国记者的访谈里有段话说得漂亮:“除了我自己,我不能给任何人代言。我觉得能把自己的心意表达清楚就够难的。我不介意我的小说因为技术不够好而被差评,但不能接受‘它失败是因为它没能说出一代人的心声’,我压根没有这想法。”

在时代的语境中讨论当代作品,或时过境迁以后,把特定的作品放置在特定语境中考量,这是常见的文化研究的思路。文学经纪人卡罗琳·萨顿有不同的看法。她回顾自己的职业经验:每当一批新的写作者出现,被重视的总是他们对当代生活的具象呈现,作品发布的背景,以及是否传达不同于前一代人的价值观念,而修辞的重要性被低估了,其



▲BBC根据萨利·鲁尼小说《普通人》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剧照。



萨利·鲁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中译本。
爱尔兰作家萨利·鲁尼。
(除剧照外,均出版社供图)



实,“决定一部作品力度和可流传度的,从来不是种族、阶层、性别这些争议议题。”《纽约客》的小说编辑黛博拉·翠斯曼给出同样的观点。1997年以来,翠斯曼平均每周要面对200-300份投稿,“能让一个作者脱颖而出的,从来不是他/她能否正面强攻时代议题,而是处理素材的技法。”

来看这些曾被贴过“代际代言”标签的作家和作品:菲茨杰拉德的成名作《人间天堂》,写公子哥埃默里的骄傲和迷茫;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里,迪安是浪荡儿,而叙述人萨利是心灰意冷的布尔乔亚体面小伙子;B·E·埃利斯在21岁以《比零还

少》震惊英美文坛,小说主角是一群洛杉矶的阔少们,在极度丰富的物质环境中被异化成群鬼;扎迪·史密斯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写出了《白牙》,这本“怀着巨大野心写成”的作品里,混血姑娘艾丽目睹了移民熔炉的伦敦郊区社区里,几个中产之家离乡背井后的剥离、颠覆和拔根而起的痛苦重生。

把鲁尼的《聊天记录》和《普通人》放到上述作品的集合中讨论,它们的共同点除了“青春书写”这顶大而化之的帽子,更明确的共性在于小说的主角不是“时代的大多数”,作天作地的姑娘小伙子们出身非富即贵,享受着“何不食肉糜”的既得利益和幸存偏差,仍然过不好

他们的前半生。阶层跃升的焦虑、结构不公的伤害以及性别平权的抗争,这些在任何时代都属于正统的议题,在这些杰作中却是缺席的。

反而是一些在出版时被认为“代言发声”的作品,飞快地被挤出文学的会客厅。《沙丁鱼之日》里一筹莫展的英国矿区男孩,才是1950-60年代集体绝望的年轻人缩影;《伯格》出版时,作者安妮·奎因被盛赞“用贝克特式的笔法写出了英国劳工阶层年轻人的呐喊”;埃德娜·奥布萊恩的《乡村姑娘》极罕见地刻画了1960年代爱尔兰小镇少女“长大成人”的过程,但这部作品一直被划归乡土文学的样本……这些昔日的“时代横

截面”,随着时代的翻篇而翻篇了。

在文学作品里寻找“一代人”是一种几乎肯定会失败的企图,因为在文学的功能里,没有为集体代言这一项。正如布罗茨基在一次演讲里说: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总是单独地面向一个人,与个体发生直接的关系,没有中间人。历史需要的代言人不会喜欢艺术和文学,因为文学越是出色,就和充满重复的生活之间区别越大。

用传统的方式书写当代细节

布罗茨基提出“在文学中,美学先于伦理”这个观点时,谈到艺术的发展

意味着创作者不断为素材找到新的美学解答。

从菲茨杰拉德到凯鲁亚克,从琼·迪迪恩到埃利斯,即便作者本人当时未必有文体实验的自觉,以事后之明来看,“小说”的宏观框架和微观技法在这些人的作品中完成一轮接一轮的变异。

埃利斯本人最近自卖自夸地谈了谈《比零还少》。他回忆,当年的创作出于单纯的逆反心理:能不能有一种青春文学就“写青春的困惑和麻木”,既不是人生启示录,也不是道德训诫剧?35年过去了,他重读这本小说,觉得“公子哥的花式作死情节”不值一提,而它的可读性甚至与内容毫无关系,“用反情节的笔法,写出无所事事的无聊情境里巨大的张力。”

细读《聊天记录》和《普通人》,会发现“寻找小说新美学”的文体焦虑在这两部作品中是不存在的。两部作品给人的直观第一印象,在于极简主义的文本,直白,准确,没有花哨的修辞,符合当代的“无印良品”美学,用简洁定义一种新的优雅。作者用干净的修辞从容地铺陈细节,小说的可读性在于细节的组合和节奏,这是一场很慢的检视,愉悦来自于被遮蔽的细节逐渐地被发现。可以理解BBC在改编拍摄《普通人》时不愿删去任何内容,因为叙事里好看的、独特的,全是文学少女视角下的当代生活细节——年轻的、富足的、网生代的。

埃利斯觉得《聊天记录》“没意思”的地方,恰恰是很多写作者和评论家如释重负:萨利·鲁尼让人们看到,小说这门形式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哪怕发表是19世纪的路径,也还走得下去。最初发表鲁尼的短篇小说的编辑说:“我们觉得她写得好,就是因为她没有石破天惊的‘新’,我喜欢她塑造人物的生动感,以及人物关系中充满生命力的流动感,她敏锐地感受着两性关系中的粗暴和脆弱、控制和反控制,这些在19世纪小说中就存在了,区别只在于那时的男女主角写作,现在他们发短信。她的文本成为一种文学的证明,就是用传统的方式处理这个时代的细节,仍然是奏效的。”

首次集结全球十几家博物馆多达两百件作品

“达·芬奇年”之后,艺术界迎来“拉斐尔年”

■本报首席记者 范昕

继去年达·芬奇逝世500周年之际全球各地密集举办纪念特展之后,今年,与达·芬奇同为“文艺复兴三杰”的拉斐尔成为了又一个博物馆聚光灯下的主角。2020年恰逢拉斐尔逝世500周年,包括英国国家美术馆、美国国家美术馆、柏林国家博物馆在内的多家博物馆,都正在或即将举办相关特展以示对他的致敬。

相比简直像“天外来客”般的达·芬奇,拉斐尔于大众而言更可亲可爱得多。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位性格谦和的翩翩美少年,更因为他的画好比自带“美颜滤镜”,画面散发的治愈系甜美,仿佛代表着文艺复兴的优雅与青春。然而,美却又绝非拉斐尔的全部。借由今年此起彼伏、数量多达20来个的拉斐尔展,人们将发现一个更为丰满的拉斐尔。

曾给予拉斐尔无上荣耀的罗马城,将集结其200件作品办展

致敬拉斐尔,拉斐尔曾留下足迹的那些地方最是不会缺席。

拉斐尔总共只活了37个年头,其中待在故乡意大利中部小城乌尔比诺的就有15年。跟随着寂寂无名的画师父亲,他开始了绘画启蒙。今年,一系列纪念拉斐尔的展览在乌尔比诺均已排上日程。马尔凯国家美术馆不久前刚结束展览“拉斐尔与其乌尔比诺之友”,将拉斐尔作品与乌尔比诺公国与其同时代的画家的作品并置呈现,由此打量文艺复兴;目前正在举办的则是“追寻拉斐尔的脚步”。被称为“桑蒂之家”的拉斐尔出生地,3月2日启幕“拉斐尔:从诞生到传奇—乌尔比诺”,以一种互动体验的方式让人们在伟大艺术家出生和成长的房间中了解拉斐尔的生平。

离开故乡的拉斐尔,来到著名画家佩鲁吉诺位于佩鲁贾的画室当学徒,一学就是四五年,直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年10月起,佩鲁贾将于翁布里亚国家美术馆举办名为“拉斐尔《基督下葬》复制品的命运”的展览,追溯与1608年从佩鲁贾一座教堂失窃的拉斐尔名作《基督下葬》相关的一系列事件。这幅《基督下葬》,可谓拉斐尔早期画作中的集大成者,同时又预示着他罗马时期的风格。同样在佩鲁贾,圣塞韦罗礼拜堂则会展出经过修复的壁画《圣三位一体与圣徒》,这是拉斐尔的第一幅湿壁画。

21岁时,拉斐尔离开佩鲁吉诺的画室,前往佛罗伦萨,成为了一名独立的画师。他的到来,打破了当时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近乎白热化的对垒。不过最终成



①拉斐尔经典作品《亚历山大的圣凯瑟琳》。
②拉斐尔壁画原稿,现保存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③拉斐尔经典作品《圣母子》。(均资料图片)

就拉斐尔的,还是罗马——拉斐尔25岁直至去世几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作品也几乎都是在这里诞生的。今年纪念拉斐尔最为盛大的展览“拉斐尔”就在罗马的奎里纳勒博物馆,将于3月5日揭幕。此次大展是这个规格的意大利官方空间与乌菲齐美术馆、梵蒂冈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美术馆、普拉多博物馆等全球十几家博物馆的一次空前合作,将首次集结多达两百件拉斐尔作品。其中来自乌菲齐美术馆的就有约50件——这家美术馆有着丰富的拉斐尔作品收藏,例如最为经典的一幅拉斐尔自画像、著名的《金翅雀圣母》等。

考察拉斐尔在不同领域的创作,呈现一位更丰满的文艺复兴大师

在今年遍布全球各地的拉斐尔相关展

中,不少选取的角度别出心裁,不仅考察他著名的绘画作品,并且考察他在应用艺术、建筑、考古不同领域的创作活动。由此开启的,是人们对于这位文艺复兴大师的再度发现。

拉斐尔设计的挂毯等应用艺术,成为一些展览的关注焦点。其中,拉斐尔十幅描绘圣彼得和保罗生活的大挂毯本月首次集结在西斯廷教堂展出,按照原意悬挂在米开朗基罗壁画的天花板上。

收藏着拉斐尔名作《西斯廷圣母》的德国德累斯顿古代大师绘画陈列馆,4月3日起则将举办名为“拉斐尔挂毯艺术:灵感与再现”的展览。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还将展出拉斐尔为挂毯制作的七幅全尺寸设计图纸。

拉斐尔还参与过考古学、建筑和诗歌等领域。将于10月3日登陆英国国家美术馆的特展“拉斐尔”就将这样的方方面面纳入视野。

罗马阿皮亚古道考古公园内的别墅建筑群4月25日起还将专门举办展览,呈现拉斐尔作为罗马遗迹保护者的功绩。它将重点关注拉斐尔和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写给教皇利奥十世的一封信,这被认为是保存古罗马遗址的历史转折点。

版画,同样是渗透拉斐尔艺术的一个侧面。这未必指拉斐尔自己创作的版画,而是指他的艺术借由版画而广泛传播,最终成为一种普遍的欧洲语言。美国国家美术馆正在举办的“拉斐尔和他的朋友圈”特展,就以一系列版画作品展现拉斐尔如何为后来的艺术家、鉴赏家塑造卓越的审美标准。10幅由最早诠释拉斐尔创作的艺术家之一马尔坎托尼奥·雷蒙迪所作的版画就在其中,他的《帕纳苏斯与神圣家族》及《屠杀无辜者》都显示了拉斐尔的影响力。约1510年,拉斐尔还与雷蒙迪合作制作过几幅版画,成功地将拉斐尔作品传播至罗马教堂和宫殿之外。

海外视点

■本报记者 王筱丽

尽管流媒体在第92届奥斯卡中表现低迷,但在台下吸引用户的热战中,各家的竞争依然持续白热化。作为史上最受欢迎的超级英雄电影,《黑豹》将从本月起从巨头平台奈飞正式下线,观众可以在迪士尼自家的流媒体产品迪士尼+上一睹瓦坎达国王的风采。《黑豹》的阵营转移昭示着迪士尼+如今敢于与奈飞叫板的信心,而两家平台对于内容选择和播放模式的差异也逐渐显现。

虽然推出服务前遭受过质疑,但迪士尼+的首份答卷交出了尚佳的成绩。根据迪士尼近日发布的2020财年第一财报显示,截至2月3日,迪士尼+的付费订阅用户数达到2860万,超过此前市场预期的2500万,每月单订用户平均创造收入5.56美元。反观迪士尼的传统业务如主题公园及周边收入则表现平平。此外,根据市场研究机构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迪士尼+的下载量在2019年第四季度超过3000万次,成为美国当季下载量最高的应用产品。

不同于奈飞接连不断的新作,迪士尼+原创内容的更新堪称龟速。超级碗一连三部漫威宇宙新剧《旺达与幻视》《洛基》《猎鹰与冬兵》的联合预告片末尾依然为“敬请期待”,上映时间始终是个未知数。从平台去年11月12日上线以来,除了当天推出的《曼达洛人》第一季外,新作品仅有《未来总统日记》第一季和刚刚首播的《星球大战:克隆人战争》最终季。

这番操作使投资者难免对平台过渡期和用户黏度产生担忧,但迪士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艾格却相当坦然:“我们在相应的时间推出合理数量的作品,目前没有调整的必要,质量始终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跟随《黑豹》的脚步,由迪士尼影业出品的一批电影包括《时间的折皱》《睡前故事》《怒海救援》等也将于本月陆续“回归”迪士尼+。迪士尼、皮克斯、漫威、星球大战、国家地理……迪士尼的家大业大让迪士尼+成为了这些大IP和工作室的流媒体大本营,也给平台“以少胜多”的战略添了份底气。

丰富的资源库和其所带来的核心观众是迪士尼+与生俱来的优势,让平台在鲜少新作品的情况下依旧能够获得稳定增长的用户。经典IP作品的点播以及儿童观众重复观看影片的习惯为平台在原创之外提供了一条生存法则,这点便与标榜“尽可能快速地为用户提供内容”的奈飞截然不同。

从2020年的播出计划来看,奈飞并不打算理会外界对于其“数量大过质量”的指责。动画《恶魔城》第三季、改编剧《致国王的信》、韩剧《王国》第二季……光是三月,奈飞就将推出近10部新片。

不过奈飞在今年的奥斯卡之旅却以“虎头蛇尾”来形容,24项提名仅中两项,被给予厚望的《爱尔兰人》《婚姻故事》等片并没有获得学院派的青睐,同时也让海外分析师对奈飞的电影战略产生疑问:对于直截了当打破窗口期的流媒体来说,奥斯卡提名甚至获奖真的有助于平台增加订阅量吗?

目前,奈飞的全球用户已经逼近1.6亿,而随着迪士尼+本月起逐渐在欧洲和亚洲铺开,两者之间的用户数量差异势必会逐渐缩小。当势均力敌之后,流媒体平台能否各司其职,持续性提供优质内容,值得观众期待。

奈飞与迪士尼流媒体竞争持续白热化 当势均力敌时,流媒体平台能否各司其职